六藝之一錄

五六

折已甚惟冀州碑完整如新搨且書法遒整有古致漢石之鴻寶也宋人孫宗鑑曾得之極為珍重此本殆宋前物也見者亦罕矣

張冀州碑載集古録魏凉州碑載金石録已言文字残闕至斷字碑及高峻碑歐陽趙氏俱未見也古蹟在世遁於見聞者亦多矣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孔廟禮器碑建於永壽二年碑完好所缺不多而筆

廣川書跋云考之字書勅字從朿謂誡也按韓明府自名勑爾古者以勞賚為勑勑為賚音其文為採別體當南齊時有劉勅為内史則古人名勅何世無之觀廣川之跋是博如文忠猶有誤疑也學問一事寧有盡哉故兩録之以見余雖老未敢廢學也

魯相乙瑛請置百石卒史孔龢碑

孔廟卒史碑文既爾雅簡質書復高古超逸漢石中之最不易得者都玄敬謂此碑殘闕余所收本則完

司徒司空大司農盖國有大造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史不以案食小節自恕必上之尚書請之天子亦賢矣哉

泰山都尉孔宙碑

孔季將碑字法古逸尚有分體漢石之佳者王元美乃謂文與書皆非甚矣鑒定之難也秦人郭宗昌金石史云漢太山都尉孔宙融父也史作伷趙明誠歐陽公王元美皆謂卒以延熹四年元美謂又四年都

正此段可正史之誤附録之

博陵太守孔彪碑

按彪爲孔子十九代孫仕終河東太守而碑額仍云博陵太守或碑乃博陵故民所建每閲漢人碑陰載出錢名氏或其門生故民非其子弟所置也彪名及字元上碑中猶存集古録謂名字磨滅不可見豈當日所見不及今本耶書法娟美開鍾元常法門矣

郃陽令曹全碑

曹景完碑萬歴間始出郃陽土中中惟一因字半缺
餘俱完好且字法遒秀逸致翩翩與禮器碑前後輝
映漢石中之至寶也萬歴中河南土中並出尹宙碑
字不逮此然完好可讀每閱集古録金石録及近代
都玄敬楊升菴諸書嘆古刻石日就銷刓入目者日
艱然如曹尹二碑前人所未見也秦人王弘度字文
含從余遊酷愛古刻每向余言秦中石刻自經寇禍
焚蕩無餘間存有者州縣惮於應上司之索取乗亂

搥毀恐此後秦無石矣故舊石搨本有存者所宜共寶也

北海相景君碑　又碑陰

景君碑據金石録云在濟州任城縣令乃在濟寧州學不知何年移此此碑集古録云文字漫滅金石録云此碑最完何也豈搨者有先後耶余所收本文已漫滅惟碑陰差存其書方整有分法王元美稱之曰古雅非濫美也

淳于長夏承碑

金石録云碑在洺州元祐間因治河隄得於土中刻書完好如新余所收亦無剥落者其字隷中帶篆及八分洪丞相謂其奇怪真奇怪也有疑其僞者然筆致有一段英毅之氣決非後人所能及元人王惲謂為蔡中郎書恐未必後刻建寧三年蔡伯喈書後人附會其説耳漢碑如郭有道碑最是名跡今假刻可厭之甚何可與夏碑同日語耶

司隸校尉魯峻碑

魯仲嚴碑已剥落不可讀然其所存字分法勁拔古雅漢石之佳者楊升菴云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為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而辨水經之誤予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何必證之以地理書也鄭夾漈又謂此碑書於蔡邕按徐浩古跡記其叙邕書惟三體石經西華光和殷華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知鄭氏何所據也

魯峻碑陰

魯峻碑陰視前碑較完可讀蓋為可珍不知集古録金石録及隸釋何以俱遺而失載耶近日秦人趙崡著石墨鐫華極力搜借並前後碑俱未入目甚矣古今翰墨信有緣也

執金吾丞武榮碑

武榮碑久稱殘剥集古録載其名金石録並不載然石非全磨滅者文既簡質字亦如之自是東京風格

可珍也榮之父吳郡丞武開明兄燉煌長史武班俱
有碑載金石録何以獨遺此碑耶

竹邑侯張壽碑

張竹邑碑在城武縣僅載集古録他書俱不載近日
好古如楊升菴諸君亦未見也碑文簡質字法古雅
具見漢人風格

巴郡太守樊敏碑

樊巴郡碑建於建安十年不知今在何地余所收本

古文之缺當存其舊若妄加改竄非其質矣辭中誤
四字視原文不及遠甚誤耶故耶楊升菴之病多坐
此
蕩陰令張遷碑
張蕩陰碑建於中平十年石完好無缺而書法方整
爾雅漢石中不多見者考之通志金石略既無其目
而集古録金石録及隸釋隸續並不載豈亦出自近
代耶而近代人如秦中趙崡及郭宗昌搜訪舊碑亦

不之及何也此碑及樊巴郡碑俱完整而佳一旦獲見前人所未見天下事孰有快於此者乎

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李翕在武都為析里橋一事有碑有頌余所收本字極完整所缺不過六七字但有頌而無碑集古録云頌後又有詩皆磨滅不完今詩固可讀當是集古録以前搨惜歐陽公未見也又金石録止載碑未見頌廣川書跋亦止見頌未見碑天下事固難兼也

白石神君碑

白石碑不甚剝落光和四年民蓋高等為無極山詣太常求法食至六年而衆民比例為白石神君以請碑文云居九山之數三條之壹語殊荒唐

魏

魏百官勸進碑

勸進碑為梁鵠書歐陽公云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者可為流涕也鉅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豈

宜官元人吳獻褚奐及明文徵明皆學其書然終是

魏人隸槩謂之漢誤矣

受禪碑

此碑余家有舊搨本無一字斷裂上有晉府圖書蓋

宋時搨也書法同勸進金石史云雖小遠漢人雍雍

雅度衫履自飭亦復矯矯余按此碑者人謂王朗文

梁鵠書鍾繇刻石為三絶碑顔魯公謂為繇書

黄初制命碑

何元朗謂孔廟碑陳思王文梁鵠書為二絕此媸人觀場語也余觀其碑矯厲方板無論不及漢且遜受禪碑矣當時曹瞞假立名義弋取漢鼎子丕濟惡父子兄弟倫理乖斁千古異變乃欲矯祀孔子以掩世目而書者此中寧無槷杌有中形外宜其書法不及東京孔廟諸碑也

鍾繇賀捷表

賀捷表歐陽公考當日破關公年月不合疑其為偽

雖稍有隸體但娟娟閒俗學之漸視力命墓田諸刻端

勁且有典刑相去徑庭矣其為宋元人偽作無疑也

隋

皇甫誕碑

皇甫君隋人而碑則立於唐歐陽詢書其筆帶有漢

人分法是率更得意之書王元美云比之諸碑尤為

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信然蘭臺道因碑筆筆帶批

得之家學也此碑舊在陜西鳴犢鎮後移西安府學

萬曆戊子提學余君房作亭覆之丙申亭圮壓碑中斷余所收雖稍有剥落然是未斷前本也

龍藏寺碑

真定府龍興寺有隋人龍藏寺碑其書方整有致爲初唐諸人先鋒可存也至碑立於隋開皇六年齊已久滅張公禮猶稱齊官書者不以爲嫌當時不以爲禁此皆尚有古道尤可紀也

唐

唐刻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廟堂碑為虞永興得意之書貞觀四年碑成進墨本

賜以王逸少所佩右將軍會稽内史黄銀印當時車

馬填集碑下毡搨無虚日故未久而壊至五代王彦

超翻刻之止存其郛廓耳今觀此本珠員玉栗神采

照映信為千秋至寳唐搨久亡恐世無二本昔宋人

滎咨道以錢三百萬購唐搨本在彼時已難得如此

矣金石録云廟堂碑武德時建而題曰相王旦書額

者盖應額無額武后時增之爾至文宗朝馮審為祭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誤矣

五代重刻廟堂碑

唐刻廟堂碑既泐王節度取原碑勒石故初搨字已不全雖神采大遜然猶虎賁之於中郎也近得一本乃以孔廟本與西安本合裝者所缺不多市賈蓋欲以唐刻誑人耳

金石史云唐書法以歐虞並稱然前人云歐若狂將

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詞又虞剛柔

内含歐筋骨外露君子藏器以虞爲優固當至謂秀

嶺危峰處處間起則非也歐虞固可並稱今止存一

廟堂碑已經五代翻刻丰神尚爾映發初刻更不知

何如也

虞永興破邪論

永興小楷余所藏乃宋人博古堂藏本余有跋云虞

永興之書師智永然永書絶綿密虞加之以秀朗遂

覺出藍吾家有唐拓廟堂碑此論亦唐石宋拓本與廟堂形有大小而精采無二雖石理稍泐而筆致翩翩於分行布白間真絶構也有唐三百年書法當以永興為第一而永興書又以破邪論為第一

虞世南昭仁寺碑

昭仁寺碑為朱子奢文不著書者名鄭樵金石略以為虞世南細閲之筆致娟秀爾雅非永興不能也舊唐書載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為殉身戎陣

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為之碑此碑立於豳州乃破薛舉處也文既為朱則字為虞更足據耳

褚遂良孟法師碑

河南此碑員勁而深厚猶存古隷遺意是其得意書且舊石完好斷落僅二三字傳世極少人鮮見者余得故太保吳國華家聞太保讀何元朗集謂此碑之妙生平止於無錫秦氏見一本吳乃使人往江南物色之而得蓋墨寶也

褚遂良倪寛贊

倪寛贊乃河南書字法帶隸極古遒余未見石刻此乃韓宗伯敬堂從所藏墨跡勾勒上石者金壇王氏又重刻之不逮韓氏本矣

褚遂良度人經

靈寶度人經褚河南書閣立本畫宋時藏韓城范氏家元祐中上石此宋搨也稍有缺字乃原本壞非石泐也字法娟秀真有美人不勝羅綺之致河南公大

節凜然而書法乃如此此與余家所藏孝經墨蹟細看無毫髮異而孝經乃至聖所作度人經則幻妄邪說耳固知余所藏之為寶也

褚遂良小楷陰符經

晉人無蠅頭小楷其法至歐虞而精而褚尤生動永徽中公奉旨書一百三十卷此其一也

褚遂良草書陰符經

河南草書陰符經字法步趨二王而微帶章草風神

瞥映機致流轉孫虔禮書譜脫胎於此貞觀中奉勅書五十本此其一也

高宗萬年宮銘

初唐帝王留心書學太宗每得二王帖輒令諸王臨五百遍別易一帖故所書多可觀至太宗晉祠碑不見佳不如淳化帖中諸書高宗萬年宮銘筆致生動有晉人遺致似勝所書李勣碑

萬年宮碑陰題名

碑陰五十餘人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皆與焉書名
大小不倫然皆有法即契苾賀蘭亦不草草唐人能
重書學如此

趙德父云每覽此碑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為善惡如
水火決不可同器惟人主能辨小人而遠之然後君
子道長而天下治若俱收並用則小人必得志小人
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如無忌遂良是已然知人帝
堯所難非所以責高宗也可稱篤論故附之

睿宗景龍觀鐘銘

睿宗景龍觀鐘銘楷書帶有隷篆然文弱如儒生宜其靡靡不振也且書各有體不得相混如大小隷即楷也寫楷書者亦惟用其法而不用其象故佳況楷豈可兼篆乎閱李仲璇孔廟碑忽楷忽分忽篆令人噴飯睿宗殆襲其遺跡耳

相王所書順陵碑字法遒逸整潔唐妙蹟也其中多用武后新字且自稱周唐之子孫何不類至此令人

欲唾此碑豐大之甚至萬歷乙卯地震而仆縣令取其石脩河今已亡矣余所收乃吳氏家舊本

玄宗紀太山銘

唐初諸人隸古猶略存漢法如孔廟諸碑是也至玄宗而始一變力趨豐艷漢法蕩然矣所書太山銘字大七八寸雄偉可觀絶勝他書是其最得意筆王元美云余嘗登泰山轉天門見東二里許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於雲烟之表為之色飛惜其下三尺

許為搨工惡寒篝火焚蝕遂缺百餘字云余所收本完善無一字缺者殆二三百年前物也其餘如孝經郿國公主碑尚書楊珣碑皆舊搨然俱遜太山銘矣聞易州有正書道德經近在咫尺又未見也

歐陽詢醴泉銘

趙子固謂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今其碑俱在誠第一也余向年於王公惟儉家得醴泉善本僅缺數字滄桑後竟失之丙戌之春復得此本故尚方物

也雖缺廿餘字然搨法甚精昔人所稱草裏驚蛇雲間電發森森若武庫矛戟者備現紙上令人絶不能有此殭蠏真宋人筆也率更正書多帶隸法如首行宫字左點作竪筆正鋒一畫乃隸體近年搨本竟是一點大失書家妙㫖矣此搨之所以貴舊也

歐陽詢化度寺舍利塔銘

化度銘字法視醴泉差小而整秀則同其石舊在關右南山佛寺宋慶歷間開府王雍過寺見之詫為至

寶寺僧聞之誤以為石中有寶也破石求之弗得弃之寺後他日王公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具以實對公尋獲之已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得載歸置里第賜書樓下靖康之亂取藏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争相搥搨遂碎之世無復有此石矣此本得之故恭順侯家清勁而有神采誠所謂至寶也元人王惲云化度碑率更規模一出黃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耳

歐陽詢温虞公彥博碑

温虞公碑雖已泐然所存者風格整峻至同年張垣公處見一臨本靡靡矣王元美云如郭林宗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信然攷温公卒貞觀十一年是時詢本年已八十餘而楷法精神如此集古録云按唐書温大雅字彦弘弟彦愽字大臨弟大有字彦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彦名彦者字大不應如此此誠不可曉附録之

歐陽詢九歌

率更有小楷千文及九歌余未見千文至九歌晉府所藏上有其印乃宋搨之精者昔董玄宰先生見於朱御醫家謂世無二本迴環胸中二十餘年誠希世之珍世人艷稱化度碑政未見也

率更九歌宋人刻於長沙至南渡石已不存精妙究如手書昔山谷謂唐彥猷得率更真蹟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世人能於此帖致精焉不患不名世矣余恨相見之晚也

歐陽詢心經

金石略載率更心經在饒州是貞觀九年十月書於白鹿寺楷法精嚴而又寬展自如筆墨外有方丈之勢如郭恕先畫樓閣纖微合度了無安排真千秋絕調也米元章謂其真書直到內史此經足當之非溢美矣

歐陽通道因碑

蘭臺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然率更世傳數碑而蘭

臺止存一道因碑率更楷法源出古隸居唐楷第一
而蘭臺早孤購求父書不惜重貲力學不倦作書每
用批法蓋學其父也余得宋搨善本遂與率更碑合
裝之

李邕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李思訓碑為北海最妙之蹟今殘剝已甚余所收止
缺一二字宋以前搨本舊藏京師李貢士家為趙文
敏故物其題簽乃手書也崇禎辛未李貢士攜以相

贈帖之四隅久已浥爛褾背紙乃宋戶口冊乃重裝之攜至任所相隨三十年兵火後已失復得蓋異緣也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李思訓一李秀官同姓又同思訓碑在陝西秀碑在良鄉秦人著石墨鐫華者誤以為一碑且以此碑為趙文敏所臨誤矣良鄉碑不知何時入都城宛平令掘地得六礎洗視乃雲麾碑建石墨齋以貯之不知又何時移至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傳謂萬歷中京兆王惟儉攜去汴中

金石録云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令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附記之俟考李之名蹟如李秀碑及婆羅碑東林碑余所收俱翻刻本婆羅碑登州張司寇忻有舊榻乃邢子愿物余曽借閲今張死而絶碑帖不知何在矣

李邕岳麓寺碑

岳麓碑雖已殘剥然其鋒顈尚凌厲不可一世北海奇人故所書爾爾昔俞仲蔚謂此碑勝雲麾必有所

見也

北海書宋初人不甚重之至蘇米而稍襲其法又至趙文敏每作大書一意擬之矣北海諸碑皆手自鐫所云黃仙鶴伏苓芝無其人而托名也歐陽公云李邕書余始甚不好好之最晚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全

李邕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葉歙州碑乃八分書遒雅大有東京遺意久傳為北

海書然碑首斷落不敢定金石録載有道先生葉公碑而不載此碑又趙明誠録有道二碑一為邕行書一為韓擇木八分書此碑乃八分書韓耶李耶姑闕疑可也然其書佳甚日數閱之而不倦

漢碑有隷有八分八分亦隷也今之正書亦隷也趙明誠謂歐陽公誤以八分為隷公實不誤耳

北海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氷謂為書中得仙手

顏真卿書郭氏家廟碑

碑在今陝西布政司乃汾陽父敬之廟碑文與書皆出魯公手以一代偉人之家廟非得一代偉人之書不足當之可稱古今二絶碑陰載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傳幼明一人也所載汾陽封拜亦與史小異

顏真卿書臧懷恪碑

臧將軍碑視魯公他書差勁峭且石又完好鋒頴都

具墨寶也

顏真卿書東方朔贊

此讚在山東陵縣書法較他刻更嚴整余以曼倩生平極恢譎後世乃有以極正之筆書其讚者使曼倩見之當為骨竦

顏真卿家廟碑

碑在西安文廟文刻四面制作精工魯公忠孝植於天性殫竭精力以書此碑而奇峭端嚴一生耿耿大

節已若顯質之先人矣

顔真卿八關齋會碑

八關碑在歸德府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視他書更勝余向年官汴城於故家得一不斷本後督餉彼中親至碑下見石尚完好今為時三十年於宋長公犖搨寄此本乃碑之下段已盡泐落不勝憮然

顔真卿書宋文貞璟碑

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項筆筆帯有隷意魯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世無見者余收此本得之故恭順家宋以前搨楷墨精好最所秘惜至行世蠅頭小書乃慶歷中人偽書載金石録而今舉世奉為楷模誤矣杭州姜滙思有宋搨大觀第九本帖余家正少此乃持以换仙壇本去今所觀者乃忠義堂中本耳

歐陽文忠云顔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説釋老之為斯民之患也深矣

顔真卿爭坐位書藁及二祭文藁

宋搨魯公坐位帖及二祭文皆手稿也而坐位一帖尤米元章所極力規橅不能得其彷彿者蓋其書鬱勃奇宕渾以天行而無跡可求故令人自遠也魯公與素師論書素曰如折釵脚公曰何如屋漏痕素撫

夷求之碑板中微與宋文貞碑相類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於此求之思過半矣

魯公學書於張長史言長史楷法精詳特為真正此見書中以楷為重魯公楷書帶漢人石經遺意故袪盡虞褚娟媚之習此或長史口授法乎宋人謂魯公真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此非知魯公者也宋人無真楷坐是故耳魯公書道輝映千古終以楷為極則也

顔魯公忠義堂帖

宋人有忠義堂祀顔魯公嘉定間劉元剛刻魯公帖置其中極其勁秀計十卷末卷有嘉定丁丑東平鞏嶸跋余僅得八卷貯海雲閣元王秋澗云觀顔魯公忠義堂帖偶悟公書勁而潤葢筆善轉而韻勝故也

徐浩題經記

徐季海書名最噪當世賛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當時司空圖極愛之余所見其石刻最少如嵩陽

觀隷碑勢愧亦覺軒翥然終唐法耳至不空和尚碑亦止見平正求如所謂怒猊渴驥者無有也聞王長垣文蓀有題經記因借觀指頂正書端凝而有風骨墨寳也帖為賈似道家物乃世綵堂裝潢恐世無二本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五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一百一

庚子銷夏記歴代碑刻題跋

唐

柳公權神策軍紀聖徳碑

碑為崔鉉文柳公權書書法端勁中帶有温恭之致乃其最得意之筆唐時刻在禁中人無敢搨者故墨

寶重得之矣

此碑薛道祖裝為二冊滄桑後自大內流出下冊在王長垣寓上冊有人攜往三韓丁酉之夏三韓本復還京師長垣買得予以古觚及米氏英光堂帖易得未幾碑額在一市賈家持來求售河東諸印宛然一帖之徵萍分鏡合若有司之契者天下事況有大於此者乎人可憬然矣

柳公權馮宿碑

始見之字雖剥落然一段挺拔不羣之槪尚可捫而得也王元美不滿晉公之文謂西平之子皆逝獨太保聽存乞文於晉公晉公自以為位列宰相文崇簡要體當如是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畧十不著一二元美之言是矣然此碑列銜云臣裴度奉勅撰而非太保聽乞也余以為奉命之作固自有體西平之功赫著人世何可過為鋪揚不爲人主地元美見不及此矣嘗見蘇子瞻著温公碑累累數萬言卒來忌者之

口温公竟不能有其碑此千秋之烱鑒也六月十七日偶記

柳公權書苻璘碑

苻尚書碑字法深厚與崔太師碑同王文含自秦中搨寄此本把玩竟日唐初諸公無不學晉即褚河南剛正不撓千古偉人而其書亦帶有嬋娟不勝羅綺之致蓋屈而就晉法也至誠懸始大闢境界自出手眼雖學魯公實有出藍之譽故唐人稱其一字千金

又謂墓碣之書不出誠懇則為不孝至四裔咸知寶重豈倖致哉近人評書者乃以晉法繩之真井蛙之見也

苻符二姓各有分派從苻者其先姓蒲以讖文改為苻從竹者其先仕秦為符璽郎遂以為氏二姓固自不同而唐苻璘碑合從竹而書作符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二字古原通用漢碑率以竹為卝少有從竹者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為苻節者不

可不知也附記於此

柳公權玄秘塔碑

誠懸玄秘碑最為世俗所矜式然骨力稍露不及聖德與崔太師碑宋僧夢英等學之遂落硬直一派不善學柳者也此碑之文為裴休撰唐人取經西域皆梵書番語文義不通使裴休等翻譯潤色竊取聖賢之義故幻妄之以文甚陋而世人昧昧奉為上乘者皆休等為之也即如撰玄秘塔文何能著一名理但

侈言人主寵遇之隆以張揚其教而已休輩之伎倆不過如此先儒云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若休輩者吾知其沉淪無已矣吾嘗讀歐陽文忠文集中無一篇佛寺碑記元時刻釋書令吳幼清先生作序先生堅不應命此皆聖人之徒也

柳公權小楷護命經

前人稱柳誠懸所書清淨經護命經俱為佳蹟但清淨經猶摹倣大王雁行虞褚至護命經絶去摹倣之

跡有自我作祖之意真有唐第一妙蹟柳公名墨行世李西臺愛柳尊師志歐陽公愛高重碑蔡君謨愛陰符序米元章愛金剛經薛道祖愛崔陲碑至於古逸深秀莫護命經若也董玄宰謂於虞褚顏歐皆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後不得舍柳法而趣右軍然董公秀媚處終囿於王右軍不能如柳之脫然能離也六月十八日記於小閣上柳蹟在京師者有宋搨金剛經賈似道藏本在李梅

公寓又有王播墓銘在一富商家

蘇靈芝書寶塔頌

碑在京師之憫忠寺當日書丹於石故文自後而前字法端潔蘇碑之佳者按唐史肅宗至德二載安祿山已死而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强遣安承慶安守忠阿史那往徵兵因密圖之思明納判官耿仁智等之謀乃囚承慶等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未幾復叛此碑乃

建於初歸附之時而以媚唐也

史惟則大智禪師碑

惟則分隸為開元時第一擬以漢法固少覺豐腴然而暢適匀妥不乏筋骨是一代高手也書述稱其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信然碑石完好無一字剥落尤為可珍

李陽冰李氏三墳記

篆書自秦漢而後推李陽冰為第一手今觀三墳記

運筆命格矩法森森誠不易及然余曾於陸探微所畫金縢圖後見陽冰手書遒勁冲逸古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

宋僧夢英留心篆書大要於李斯諸人皆加貶駁而獨推重陽冰後人非之然所著篆書偏旁字源誠可為後學取法自書後跋云依刊定說文重書偏旁字源目録五百四十部貞石於長安故都文宣王廟使千載之後知余振古風明籀篆引工學者取法於玆

意亦甚自任余故裝於李氏篆之後

賓泉謂李陽氷篆為虎筆又善小篆自謂蒼頡後身

絳州碧落碑

碧落觀名也開元間改為龍興寺其碑舊傳為陳惟玉書洛中紀異録二道士書化白鴿飛去妄也舊刻天尊像背州將摹刻此碑昔李陽氷觀之七日而不忍去學之十二年而不成必有獨得其妙者矣後人輕毀之可乎旁註釋文乃鄭承規書方整可存

六月二十日晨起凉生几簟復展碧落碑細看中有絕佳之字不讓古篆有絕不佳之字卑俗可笑者昔歐公集古録有剗去惡字而存佳者如智永千文去二百餘字是也此碑當存數十字别裝之

王知敬書李靖碑

李衛公碑稍泐金石録謂為王知敬書知敬負書名當時與房玄齡殷仲容相伯仲宜其所書遒秀可愛如此唐初名手人止知虞褚如李衛公碑蘭陵公主

中書令崔敦禮碑

崔公初名元禮高祖改敦禮墓碑已剥落然所存者整潔俊逸顆顆明珠也筆致大似李衛公碑當亦是王知敬書秦人趙崡云此碑久仆少傳於世又薛收碑書法亦類此當俱是王書也

褚亮碑

褚公乃河南公父由陳入隋由隋入唐八十八卒今碑已殘剥分隸精工之甚唐石之最佳者字與馬周

裴休書脫胎於智永而附益以歐陽率更是碑乃是
篆額付柳誠懸而已任書何不自量也後世乃有以
為勝柳書者兒童之見耳所撰文乃彼家剩語捨本
業而拾異類之唾餘鋪張以見學術真如浪子衣珠
行乞亦可哀矣

張增書段行琛碑

張增無書名所書段公碑遒勁豐逸全得晉人遺法
唐石之最佳者可玩也按行琛乃忠烈公秀實之父

長祥顗次忠烈次秀成次同顗史傳不載

曲阜縣文宣王廟記

孔温裕乃先聖三十九代孫能以私俸奏請葺廟賜詔嘉奬碑無書者名勁秀大有顔魯公柳誠懸遺意其事其書俱足存

陸榮書陀羅尼經

陸榮所書佛經傳世者少止見此本為晉府所藏又有氷亭珍玩印乃馮保家物也字法員健而有風致

宋人名家書多從此入手細閱之自見

高氏書鐵彌勒像贊

集帖中少女人書所存唯太原參軍房璘妻高氏所書鐵佛頌普人稱其字書簡古筆力遒健金石雖經翻刻然簡古遒健之致尚在夫男子生而泯泯者何限乃婦人借書名以傳後世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寧無愧此巾幗哉

僧無可寂照碑

宗開成四年改葬建塔劉軻為之撰文始云卒於麟
德元年享年六十有九飾詞也

呂秀巖書景教碑

秀巖景教流行中國碑書法秀逸遒勁唐石之最佳
者余前此未見己亥之秋王文含自秦寄來未知碑
在何地何以能完好如此又王長垣送冷朝陽所書
碑字法秀頡亦甚完好俱可珍也

麗仁顯小揩三經

麗仁顯素無書名而其所書道經整頓渾是唐法可珍也蓋宋人書至蘇米出而始大變其初固猶存先民法則也

宋貢士書西明寺塔銘

宋貢士所書碑字法俊逸宛是唐人名手惜書名處石泐無可考耳

宋

韓魏公北嶽廟記

余於宋名臣墨蹟每每見之獨未見公手書此碑傚魯公書宛如畫像贊毅然有不可犯者之色

王元美云北嶽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飛至者因記於此其説迂誕不可信然古樹奇竦有二塑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此書全法顔平原而鋒距四出令人不可視公之受遺二世以身繫輕重此亦可窺一班矣

蘇文忠書温公碑

温公碑在夏邑蘇文忠奉㫖撰書文既宏肆琳瑯其音書法端謹大存晉唐遺意文忠第一妙蹟也此碑仆後皇統八年夏邑令王廷直重刻之因斵舊石為四前有額後有跋事載元人陳鉅夫老杏園詩序及王廷直修復温公墓碑記中此本余得之王都尉家蓋未仆以前搨神采奕奕後載王冊王磻奉㫖摹勒完好如新真竒寶也

按司馬温公以元祐元年九月卒於位二聖親臨其

喪哲宗再遣使誥其孤康又遣大臣諭旨俾奪遺命從官葬命入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詣涑水相地卜宅於是以十月甲子掘壙發陝觧蒲華四州卒穿土復選尚方百工為葬具十月復命公從子富挺舉之以二年正月辛酉既葬之期年勅翰林學士蘇軾撰碑上親為篆字以表其首又命永言及公從孫桂督將作百工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樓城凡四丈有五尺七月畢事費公帑一萬六千有奇八年

九月宣仁皇后崩紹聖元年七月三省言前後臣僚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等罪惡詔追所贈官并謚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折去官脩碑樓及倒碑磨毀碑文未幾熈寧奸黨之碑大書深刻皆以為首靖康初元除元祐黨禁贈公太師而時已不可為矣按王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乃宋高宗紹興之十八年也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時公墓已淪在異域而其臣受護脩復之如此其視紹聖崇寧

為何如也金主卜相乃繪温公之像賜之正中國指爲黨魁時也吁可歎哉

蘇文忠小楷謝啟

公授殿中丞直史館具啟陳謝手書小楷筆筆鍾王公帖中僅見者韓平原石本摹刻亦工

蘇子瞻仙遊塔題字

公爲鳳翔判官時遊仙游寺塔而記其事字絶似顏魯公座位帖近人學蘇者一味豐腴全未夢見此也

蘇子瞻海棠詩斷石

海棠詩僅存百餘字楷書端勁似徐季海題經記而風致過之前有小像石亦泐葉石林云海棠詩為東坡先生最得意之作故常喜寫人間刻石有五六本此本予里農人得自古墓中始掘時為鉏钁所壞復規而方之也去其餘僅存百字詩前有先生自繪像即小剥泐不妨偉觀此石後在黄岡王同軌家每搨以贈人同軌字行甫為蕃育署丞著耳譚及合江亭

稿行世

米元章書顏魯公碑陰

米老為魯公碑陰即用魯公書法奇宕可喜至碑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說亦奇余以為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予公以千古固無論仙與不仙也

米元章蕪湖縣新學記

蕪湖學記黃裳撰文米芾書字法遒勁而韶秀余舊

絶勝他書後書芾呈蓋稿也韓平原脫以上石今墨跡在龔合肥處前缺十餘行中亦有數字不同想所書非一本耳

黄山谷書狄梁公碑

碑為范文正公撰文黄文節書文載梁公事極悉書極端謹不類他書以梁公之勲德文正之文章文節之妙筆可稱三絶聞尚有夷齋碑惜未見

黄山谷題琴師元公此君軒詩

此君軒詩為涪翁極得意之作而書亦瀟洒如意不知刻於何地摹手不一然一段清朗之致如霽色在林尚足撲人眉宇也

又見山谷緑菜贊刻於廬山廟蓋山谷謫居涪城作也緑菜贊贈女子炎玉者炎玉姓史氏名琰字炎玉為張子復妻喜文墨夫婦詩詞唱和彙為一編曰和鳴集山谷来涪叙張氏為姑表親炎玉致緑菜遂為之贊書法甚佳石理已泐姑記其事於后

蔡君謨萬安橋記

泉州萬安橋長三千六百尺費至一千四百萬事亦鉅矣忠惠以一太守不費公帑為之事舉而民不怨此忠之所以為忠惠之所以為惠也橋成公名還朝乃大書刻石雄偉開宕堪與橋稱

蔡君謨荔枝譜

荔枝譜書法顏魯公體格相𡟰風骨則遜世代使之然也然宋季諸公能存晉唐法者指不多屈也

至正三年佛日黃溍記

宋翻刻高從書盤谷序

高從唐貞元間人所書盤谷序序端勁有古法世不多見至歐陽文忠修唐書捜羅金石遺文始得此碑人益貴尚至有萬錢購之者久之剥落元祐八年濟源令傅君俞摹刻之然筆法大有唐致非宋人所及也

宋高宗籍田手詔

宋諸帝多能書者而以高宗為第一此紹興十七年

耕籍詔書頌至婺州上石余見思陵手書甚多此詔更覺勁挺近代宸翰未有也

盧經書慎刑箴

慎刑箴乃晁尚書迥判西京時所作一序一箴極其剴切而進士盧經書刻於石書法整潔可愛當時刑罰煩苛四海褁足安得此仁人之言重刊置司刑之座右乎

此石序文稍有剝落者録其箴云刑之所設禁暴防

淫慎用戒濫利澤惟深如燭於闇如拯於沉所以君
子必盡其心慎刑本仁仁者多壽濫刑獲報天網不
漏嚴母先見於公有後顧布斯文置諸座右

道士于貞菴記

于道士元隱殁宣和帝賜之道號乃集唐諸名家書
而為記集字絶無湊泊痕風神瀟洒髙手也

僧參寥書三十六峰賦

武林僧參寥從坡公游其所書樓四明三十六峰賦

筆法全倣坡公聞彼時徐州有營妓習坡公書人每不能辨蓋公為一代偉人即異流婦女咸知企慕效法如此而朝士顧欲殺之而甘心者則獨何歟

朱元晦先生題愚窆墓

朱子大書雄偉異常石已剝落書云嗚呼大愚窆君之墓八字以先賢手跡存之

龔惇頤書陸宣公祠堂記

祠建於淳熙四年呂東萊先生文龔敦頤書文既條

達卓朗書復馴馴雅飭當時事衰微之日而諸君子
猶表章正人以維風紀其事尤可記也

金

脩中嶽廟碑

碑文為黃久約撰書者止云臣郝而不著其名石又
完好非泐也書法方整遒勁大有唐人遺致

王庭筠書博州廟學碑

庭筠負書名此碑風骨磊落有襄陽之勁秀而無其

元道士張留孫官加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名器之濫至此可笑也趙文敏奉勅書其碑豐偉秀拔最稱鉅觀自徐季海李北海而後未見其匹敵也碑刻兩面今巍然矗東嶽廟中石理堅緻絲毫不壞刻者為茅紹之彼時求公書者非茅刻則不書觀摹勒之妙固名手也

趙子昂張留孫像贊

張道士像贊亦文敏奉勅書字形比碑稍小而更勁

逸後有吳全節記亦似文敏書稍乏精采或學文敏
者乎記中至比之白樂天司馬温公何失倫也

趙子昂書僧裕公碑

裕公少林僧也元人贈大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
晉國公宜當日仁虞院司鷹者皆帶中書銜也碑為
程鉅夫文趙孟頫書稍不及他碑或摹刻者不及某
絡之耳

趙子昂書漢番君廟碑

番君廟者祀番陽令吳芮也當秦末漢初有功於民世世祀之廟始於范文正公至此重新之文敏書翩飃欲仙可珍也

趙子昂書道士孫道行碑

趙文敏書道行碑更覺員秀王元美云姿韻溢出於波拂閒蓋能用大令指於北海腕者信然

趙子昂書捐施題名記

記乃文敏小書道秀絕倫班之晉唐間當無怍色邪

子愿云晉人書法以趙文敏為嫡胤餘皆庶出耳知言哉

趙子昂書千字文

文敏好書千字文余藏其墨蹟一卷純用蘭亭法此則兼有李江夏筆意墨寶也

趙子昂書姜白石續書譜

姜白石續書譜其精義不遜孫虔禮更得松雪翁書之可稱二絶其書以婆羅碑寫定武蘭亭尤屬得意

之作王元美稱此帖精工之極如花月松風娟娟濯
濯披襟流連不能自已誠有然者

趙子昂書枯樹賦

褚河南書枯樹賦墨蹟舊在華補菴家不知何時入
故内滄桑後在龔合肥寓余曾借觀後有晁旡咎跋
字甚奇宕此帖祝枝山集中疑爲元人僞作余再四
細看無河南秀挺不羣之致枝山之疑非妄趙文敏
所臨師其意不踐其迹員秀温潤即河南見之亦當

心折乃周公瑕鈎摹宜非常刻所能及也

趙世延書昭德殿碑

碑亦在東嶽廟書法微類文敏而遜其緊嚴矣大約書法要有結搆與文章一律有結搆則緊嚴更益之以風韻則天下無敵矣

鮮于樞書蕭山文廟碑

太常特起北地與吳興齊名吳興常自書二紙易其一紙重之如此此碑員秀瀟洒具見名士風流可珍

也

夏溥書融堂先生墓記

融堂先生錢姓名時著書樂道隱居不仕余未得見其所論學書僅於故內得寫冊兩漢筆記議論不詭於正蓋卓然得先賢之傳者今見其修墓記始知先生之生平遂所景行可嘉也

姚燧書重陽仙蹟記

姚牧菴書倣顏平原秀拔樸厚大有先正典刑人有

乾隆御覽之寶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五